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十四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巳丑

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崇靈惠夫人林氏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丘氏濟曰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刺加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航徧往支國阿井勃葛刺忽魯謨斯等處或曰亦爲訪建文

二月車駕發京師。遣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

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屬關處

其若中國
運至福地
于遠以得
臣之執說
之心
宗師
一好大之
合可非
法天
在

何憂之可
謂而為此
狂瀾之計

只不使有
過便其驚
小人地
之計

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憲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石
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論德兼翰林侍講楊士
奇輔導監國論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
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導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
此意敬恭無怠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
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
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
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
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小人都不可
用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誠飭之不使有過

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導之。於是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燧等一百人。以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暴卒。

詳建文註中

○是月壬

辰車駕至北京。上登午門樓召胡廣等三人從。上曰

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沙時來觀。下樓御奉天門。謂廣曰。汝初至此。未諳風土。食後不可即臥。好生瘧氣。身欲常溫。不可過涼。有汗不宜解衣。透風。此間能致疾。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叩頭曰。陛下念臣至此。天地生

成之恩。豈敢忘也。○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春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卽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給事中郭驥等使北虜。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爲兵部尚書。禮部尚書趙和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扶 祖宗朝用人。皆吏部具缺聞。上親簡除。

至宣德末。二楊執政。

上親簡除。

正

統中王振用權。會推而實亦內閣與司禮監陸主其柄。用人之得失。隨

監閣之
賢否矣

聖學心法
書

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雅以江西明地理人庾均卿等擇地得吉于
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命武義
伯王通督營山陵○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採
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爲書四
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爲之序至是刊
印完遣人齎賜 皇太子○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
戎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
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法益精密

六月勅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郭驥往使本雅失里爲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瓦刺所敗餘數騎奔竄臚胸河欲收潰敗之衆入寇此虜負朕恩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且整飭軍士以待○命洪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以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叅將福等陞辭上密授方略令慎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收賊衆於鹹子澗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僞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

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脫身逃。○丘福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初，福率將校千餘人，先至牘胸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且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觀其虛實何如。然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者爲鄉道。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給我深入，進必不

連宗經進
張一三不
足以來書

利吾等陞辭時。聖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旣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並爲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爲寧遠侯。時虜酋脫脫不花。王把秃。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來歸。上嘉其有柔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楊榮齋勅諭福曰。脫脫不花等旣來。而止於亦集乃。遲違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

當○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洪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
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略謂必能任事乃冥頑馴悞違
棄朕言拒拂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
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
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爲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
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遂
命選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
萬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征虜餽運法。上曰工部所
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

途築城貯之。諫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于境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王地。唐之高昌。○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宛。○贊善王汝玉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

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
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
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
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
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皇太子覽真德秀文
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
一書。尤有益於爲治。皇太子取閱。大喜。遂命翻刻。以賜諸
皇孫及廷臣。○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趙袞曰。北京天氣嚴
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
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袞同夏原吉胡廣等

皇朝通志卷之十四
議奏每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候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追獲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并獲其偽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之。又安詔舉通書史。

命吏部試之。時松江沈夢宣亦在舉中。吏部試撫四夷橋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聯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遂曰。是何可斥也。遂得

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夢萱弱冠與同里莊公琦
契厚能詩善草書

庚寅

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槍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
級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
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簡定伏誅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

重注

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

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
○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

三月大閱于鳴鑿戍。○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池。附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出。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車駕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在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于蕩蕩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

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次濶濼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騰胸。凡七河注其中。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榆樹山。勒銘曰。瀚海爲鏗。天山爲鐃。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鏗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旣而軍士乏食。上

今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並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遂開平，宴勞軍士。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上聞周王禘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歿。○長沙妖人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

十月 上還南京。○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未知稼穡艱難，因廵行北京，以侍行，使周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俾知國用所資，皆出于此。爲民上者，宜加憫恤，且舉 太祖皇帝創業之難，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序，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

我太祖教諭太子，必命編歷農桑，觀其居處服食，用使知農之勞苦，成祖教太孫，深得 太祖心法。

齊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卽此意也至于洪武末命選秀才趙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予聖神繼作教諭太子宜法二聖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

佐河內太康人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勲戚爲之飲手威望赫然議者比之包孝肅云

十二月 上諭寒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爲令

辛卯

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

綱統之序
不能已已

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上許以爲交趾布政司。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中懷反復。不受命。放兵劫掠。官軍不能制。上以輔爲交人所憚。故仍命總師往征之。○勅戒秦王朝廷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恭。上命械其長史。紀善典儀等官送京師。仍勉王自今勤學問。庶幾寡過。○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

一官量給賜賚損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詔赦交趾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

按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萊州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是開河三十有一。以節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滿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於元之世。海運不廢。因開洪武初。會通河故道。備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迤邐運所。往來者悉由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陸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于陽武。從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備源。下河井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數。官民皆畏之。至是。濟寧州河。

如醫入冥
心內成周
身脈絡了
然在三道
之際故用
於無不效
治

知潘叔正建言，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
之。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澆運之勞，實國家無
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開
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
白瑛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過汶勿東流，
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
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踰元苕，相地勢高下，以
增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九尺，
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
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惟自是河成，根運便利。京儲
充足，禮等治河畢，還京師，命禮部完實格禮第一。禮言
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
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
流深淺，舟楫通塞，係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存餘，冬
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
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開已築壩，使其水盡入新河，
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
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況沙河至十
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淤者，
僅三里，河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苗衷、黃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藉其家。瑛初有寵，凡所舉劾，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羅織。凡違事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聖明上問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

之○濟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大壞民田事，開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詳符縣魚王口至中濼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

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典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
度開浚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
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屯種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
操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侍郎曰守備固不可單弱
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
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
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祖宗屯田之制其重甚嚴後來廢弛專仰餽糧沿邊數
十萬宋教牧待哺如之何其可也欲安邊足食經國者
宜急講于屯田
典屯田之說云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縱使坤宜堪彌等來貢

六月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蕃國還經錫蘭山國其王亞
烈苦奈兒貪暴不輯睦隣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探知和
舟至謀劫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地并生生擒苦奈兒并家屬
頭目以歸。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
屬之賢者國耶巴乃那立爲王并赦苦奈兒歸國。○徵交
趾參政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上北往見皇太
子而歸。上還京趙王言縉瞰上遠出覲儲君無人臣
禮。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滿交趾。縉偕偁趨廣東娛
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淖江以便往來。上大怒
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俱下獄。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于九
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蓋兵於福安斬之○滿刺加國王
拜里遂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
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曰國家
儲蓄土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
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
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
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
卽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葵古

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位命百司死建
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卽位以前事悉毀之有書
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當念舊
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
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
咎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管兵千
戶不待朝命輕發兵捕盜賊請治其專擅之罪上曰國
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
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

逸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

瑤等官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

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

裁。

十一月，皇長孫冠，命爲皇太孫。○張輔率舟師追捕陳

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徇。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

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文皇威德
辰著此時
矣。朕尚
心。辰居世
宜何如哉

十二月遣指揮本答哈阿升哥齋勅諭福餘朵顏奉寧三
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
誓守臣節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朵顏奉寧
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復竟叛去及
朕卽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
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脅
掠我邊卒又遣苦烈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
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本答哈等諭意如能令悔過還所
掠戍卒納馬贖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六部尚書
蹇義奏在外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

如此則舉
須其矣

字爲職。必。以。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
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
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人。民。賢。能。廉。幹。堪。任。
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擢。用。妄。舉。者。連。坐。上。
命。所。司。速。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
吐。蕃。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
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
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永。樂。十。年。

有此一節
名山亦在
景仰感

正月元宵，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齊山云：自是歲以爲常。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爲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齊山。上聞之曰：此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曰：以爲賢母權也。○命徙青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于兗州東昌定陶等處。○其役三年。○上諭蹇義等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爲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不自怨其
任人之非
而亦怨其
負命之人
子
恣建文之
云也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約
尹部臣曰：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
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
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
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人之過。其
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
言者，悉追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龔忠等曰：皇太孫年
長，有智略。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選良
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捷有才藝者，送京師，俾充隨從。
四月尚書朱禮奏：近因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惟自

曾人于河
之流流開
把出入之
畢處一一
消息其
而以數下
之注期如
利肩指掌
無身任之
心圖之與
此生之精
力相勸
旋故可經
久令人往
注土有臨
深而噴來
遠去以幸
免于無次
而巳可勝
何哉

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
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
計臣看得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
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
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
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
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
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命工部候秋成後爲之○選
驍官教民素馬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
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令悉飲飼之宜若草息不

及於者無預

二
分
年
卯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惟河爲甚。今于中梁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掃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爲若用竹編成大囤若攔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于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尋擢蘭芳爲

工部右侍郎

芳山西人。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上卽位。擢吉
安知府。先是金華未大智爲吉安知府。克厚廉潔。剋章
吏弊。禮賢愛民。改知重慶府。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
而芳至。芳克厚持大體。更習吏事。民有告訐者。數語立

善教無罪
已書官在
之也

決吏無所容其奸尤以愛民為心處事簡當民更大喜
自奉儉約事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
陳于前存未善必責之恭謹受教不違尋生事論為難
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累有建明遣工部主事至是禮
復薦其才能超陞侍郎吉安自芳
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蘇云

瓦刺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荅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

新

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為御史彈劾放言責戚畹之
京師人稱為冷面寒鐵上亦知其名悉按福建及北
京所奏諸無不從權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有冤民淹繫
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
自後與政日著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
城中在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若遠新橋曰此必寺
信殺人埋其下也窺視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簡即款
服初來時道上蟻蚋走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某姓
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反至任令人亦有得印誌者鞠之
印均布尚城也始以其賊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

知死于賊也。又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人亦同浴，以其貨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且往取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嚴之，果於蓋，疑語妻時，接之者，竊聽，无性，取之矣。遂併治之，皆更局，疑微服，獨歸官，取祭獄中，與日語，遂知一縣。我世明性，迂乃自欲出，縣官恐，懷服，給竟以罪去。諸郡聞，無服保，莫敢恣肆。蔡家一日，饑以錢，矣懸于室，後有院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顯時，妻治禱以給，及同官內，各盛飾，惟新妻荆釵，布以往，盛飾者，各相惡，志更。吳素共風，節類此，故當時名震天下。時，錦衣衛指揮，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說走，新于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按逮新至，陛前，抗，祭，與共罪，且曰：按察使役事，與在內，都察院，阿，陛下，明，治，也，臣，奉，諍，捕，姦，惡，平，祭，何，罪，臣，臣，故，且，不，憾，陛下，怒，臣，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上，季，格，於，宗，額，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歐，曰：廣東，有，新，何，人，在，殺，之，然，洋，借，者，久，之。

十月，嘉定黃山成，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

正宮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土爲山立塚表議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勅俟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上親製碑文記之○命皇太孫演武于方山

十一月命自今武官子弟孳孳者循洪武比試故事○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上以楊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不能通又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困被小醜當自來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

快論

成祖英武
可以駕馭
若牛成之
至剛恭言
變米耳

復降○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彌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

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

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當彌諫。

李相項用
備書人

聖主新成

罷宴敬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
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弛齊黃奸黨之禁，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
人與練子寧有姻連，先是進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
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

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
下令禁止。○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

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置貴

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按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府、宣撫、宣慰司、管東土民，及
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悅與

思州宣慰使田琛、致相攻伐，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
成以兵檢而誅之。命戶部左侍郎夏原吉等以思州所
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思南四府。思
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銀仁、烏羅四府。

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
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大擊
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上曰：今日

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皇太孫卽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大宴羣臣。

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呂震請率羣臣上
表賀，不許。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
效李沆所爲，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

諸也。○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上

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容義楊

士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議朝廷大體能

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

楊士奇言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

智。山東高家人。滋重端慈。出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自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蘇翰。

即推爲禮部。希。事中。侍從授經。

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爲和寧王。母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

諸國。

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三首叛。○以野蠻綠
衾命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蠻繭絲者。
羣臣奏賀瑞應。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染拓黃
製衾以薦。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及其將潘
經等，檻送京師，交趾復平。

甲午 永樂十二年

二月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做垢納而復出，侍
臣有贊聖德者，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頌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卽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成祖訓
皆推子
之所學
皆歷而
切

五月駐蹕楊林。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習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不惟不負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六月駕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秃孛羅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炮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刺

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擒斬虜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造朝。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

尾刺三首。久榮。翟。且。其。不。容。已。丁。討。者。至。其。絕。塞。而。遁。則。弗。窮。追。法。振。而。式。不。始。矣。阿。魯。台。有。疾。遣。使。來。朝。未。知。其。誠。否。而。賞。賚。并。及。其。部。下。無。所。請。損。小。惠。以。別。重。其。也。聖。慮。簡。已。達。已。

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擴伏誅。

九月令支運轉漕。

制以蘇州并山東兗州樞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漕向直隸衛所官軍于漕安運抵徐州京衛軍于徐州運抵德州各置倉旅困而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運抵通州入。上令淮安瓜州。

不
實
捷

補給脚價并激淺蘆蒲耗等費先與軍運而各
者軍各于附近水次領先一年四次名為支運

遣遠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濟芮善及
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
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

輔臣實失檢點

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
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
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
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
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
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

濟等遂相繼下獄。○榜萬刺國獻麒麟。

永樂中。諸書進獻者三。
繼獻者麻林國阿丹國。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爲民。

十一月。晉王濟。博有罪。降爲庶人。○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

大全成

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廷及在外教官有學者同纂修。爾

陰東華門外未幾成之。上親爲之序。

乙未

永樂十三年

正月前交趾參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邊

按國史本傳稱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爲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畧故及于罪死年四十七宋徒遼東洪熙初始令赦回天順目錄記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蓋之翰林縉豪俊敢直言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使通正朔時實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仁宗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觀觀。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泊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若留于宣時其事業當有可觀士奇其遠不及也。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爲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秀才傳
之至老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時鴻臚寺無卿，寺丞張斌任事，恃守城功，最狼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致爭論。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聖聽請伏法，士論壯之。○罷辦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

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鄭曉曰。忠。表。在。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半。能。調。養。猶。嫌。以。終。其。身。此。其。心。豈。易。及。矣。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清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鳴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連。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暢興。曰新莊。以時啓閉。復就管家湖築隄十里。以傾引舟。遂儀真瓜州。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梁。豆。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

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緣河正鑿林木。便人行。○嚴妻告奸之禁。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覬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繫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緣幣八表裏。

九月。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谷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達失干。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歷。宣布國家。

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

西吉水人。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泗。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賜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

選練下之
資守閱視
上之其難
此二者不
可偏廢

之所長
不具

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已言，擬七月率眾至幹
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
蓋虜多謫，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
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定北京計
丁養馬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
為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

永樂十四年

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
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
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紀綱以賣權作威。伏誅。○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八月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之所。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養馬遂爲北方民害。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非枕居庸，西峙

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
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
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
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奉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
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周王禘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
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
華門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上
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
雖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

列前兩傍東宮殿下，列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率行之。○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趾。○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稱爲我朝王羲之。命陞爲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聚爲翰林院修撰，仍令中書習其字。

十二月故吳王允燧卒。○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

名臣奏議
廣

奏議書成。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刻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丁酉 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德以謀逆削爵爲庶人。

按王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辯。封國宣府。省難師起。德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時難師渡江。德即開門進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金無數。改封于長沙。復除養死士。並嚴備其隨侍。都督張興密言于上。上曰。朕待德厚。于諸王宜有比。其同封元蜀王。嚴書戒之。德不聽。會蜀王子崇寧王傲。得

二三其心

罪于父，遂德所德。詔家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豈王聞之，遂具疏其事，言德恃寵縱橫，有無君之心。策匿亡叛，造作弓弩舟艦，恣誠教習兵法，戰鬪之事，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咀，與指揮張誠宦者吳智等，日夜秘謀，窺張誠為師尚父，擅造國議，謂十人于當有天下，傳檄于人，又令巧匠製燈于上元，飾獻于朝，就彈詣內府，架構偵伺動靜，又遣將士習音樂，擬獻于朝，俱應殿庭以圖間隙。上得奏，歎曰：朕何如待德，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為庶人，德後閹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

高煦所為多不法，上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出交趾為吏。高煦稱不悅，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殺齋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驥及階用輿輿器物。上頗聞知，還南京，以問襄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因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蚤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

漢人故古
誰人能古

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教日。上復得高煦私造
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馬船教習水戰等事
上大怒召至京詰之疏其大臣等之西華門內。皇太
子急爲教解乃免。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
靜今制兩畿衛處之山東樂安州徙去。
北京其通如其行爲可朝發而夕論之。

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寮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
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皇太子監國。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及國子監天下
郡縣學。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七月冊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喇王
各率其妻子頭月來朝。○九刺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

脫歡襲封順寧王

九月修孔子廟訖工。上親製碑文刻石。○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奉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霧。網縷流動。爛徹雲霄。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瞭具於象。至巳。已。卿雲呈彩。五色輪困。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度宮苑。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率

羣臣上表稱賀。○工部右侍郎蘭芳卒。

戊戌 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青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

寄。率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書。卽理瞭然。而懷不能遁矣。○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摠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按利初從平懷反。克得金吾符。其後東身歸陣。以爲逃。檢然中懷反。制至是。當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衆劫掠。適在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

陳建曰。張英國召還。而黎利孽作。交趾自茲。杞惺矣。愚謂當時只令交趾既平。仍命英國公鎮守之。焉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卽命沐英守之。英歿。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爲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它翁所能鎮壓也。今交人所畏服。現有驗于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國總師弗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它將同。凌如也。使英國久鎮于茲。焉餘威張于殊俗。歷二三祀。後焉幾世。幾歷移。而交南長爲吾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

州郡士民復論異域不得與雲
南同沐聖化也可勝惜哉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榮侍講王英爲
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

騏初名馬
上改之

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廣孝嘗
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
善述曰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丰采清雅真有益于
日新但今卿年邁輔余爲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
而諛順頹者比比有之卿毋憚勞弼成余業惟藥治之日
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余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

虞

立例其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作息以慰余懷指不多及書山曰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服專意文字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者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有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承平時酌勞有尊酒庶以勞期頤○初令民運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殺贊善梁潛司諷周冕時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兩軍距隔數千里，小入陰附，漢府者幾擄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諳于上曰：初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建曰：廣居官純厚，即備自處泊然，然於之骨鯁一味，遂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爲佞，說也，故終身忍寵無一日纖介之憂，其沒也復官其子種，爲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借天生兩好兒，天教百姓正相同，誠之切矣。

項綴錄記、文廟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同
是修約同死、于難既而解使人視、初勸解見胡方問家
人、問者不、解聞而笑曰、一賭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蓋
初皆無意于死也、誰是修竟行其志、○解埋處、抄記云
初解、給胡廣侍燕、文淵閣、文皇曰、精廣少同業、正同
官、給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辭首曰、臣妻有媵、未
上男女、上曰、定生女、勿疑矣、數月、廣妻果生女、遂
訂盟、稱子、禮亮既而給遺、議死、學家成、遂欲使女改適
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殺之、血被兩頰、且言曰
薄命之婦、皇上主之、父而求之、一與之盟、終身不嫁
况非主違父、何用生焉、越數年、解氏家、有積亮歸、女卒
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屢有此貞女、然建文、擢為
狀元、弃之、若弃髦、何
耶、無亦、俱、其、女、耶、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
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
浙諸郡、陛辭、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

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即就拜
觀也。漢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東官所行之事。退即記
之。如一日趨朝。勛臣某者。語諱。侍衛提之。仍常陞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即宜侍衛者。賞鈔若干錠。于是羣臣皆言不
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
仁明也。任稍久。鄰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淡
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
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為順天府尹。

諤廣東普寧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
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俄之數日。奏

到底不
府所必

對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嘗以直
諫窮禁。上大怒。命為坎。遂之。悉其頭。不死。遂釋。遂職
守。御史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交事。忤旨。落職。前使
修其象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議。去。諤。言。不能。信。人。及。謝
自為之。值駕至。上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伏。陳其故。
上念諤懇。且憐其貧。命復官。癸巳春。命署。運政司事。遂
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丙申夏。又移署鴻臚寺。明
尚嚴明。有。洪。張。趙。風。亡。何。竟。空。事。出。為。湖。廣。按。察。使。復
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諤。為。人。剛。介。然。賦。性。恢。諧。
嘗。被。瘴。時。歎。息。謂。其。人。口。吾。今日。乃。為。火。斃。所。苦。問。其
故。即。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豈。人。當。以。善。令。速。死
耳。遂。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前 皇太子命士奇纂周易朱氏本
義要旨為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固為
卜筮作然文王周孔象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

臣之道悉具。續編集以進。用簡閱覽從之。至是輯成以進。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義。

七月日本酋源義遣使朝貢謝罪。

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弒其王納里失只罕而自立。○申嚴官吏犯賊之禁。

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衡山上七十二峯。二十六峯。二十四潤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岩。上軼游氣。下臨絕壑。皆存宮爲祀神祀壇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岩曰大聖南岩宮。又有典聖五龍宮。玄天玉虛宮。遇真宮。清微宮。淨紫宮。又即天柱峯頂。治錫爲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酒脯。給田二百七十頃。并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巳亥 永樂十七年

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場封江爲府
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
島西北之望海場築城堡立烟臺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
諸島寇所必由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寇將至
江亟遣馬步官軍赴場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乘
海艚直逼場下作蛇陣以進一賊貌甚醜惡揮兵而前江
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
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
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場下江被擊

作真武狀。舉旗鳴炮。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刺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觸者又爲隆等所縛。無一人得脫事聞。上勅賜褒美。封江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自是倭寇不敢出沒海上。屏息數十年。

王世貞曰。遼東破倭之捷。莫至于廣寧伯。蓋忠武劉榮。遼東志以爲劉江。水東曰。其詳其事。而疑其姓名。及之國史。蓋榮父名江。卒于戍。仍父名備伍。聚時至右都督。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後具其事。始改名榮也。唐拾遺子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水耕火

種兩股皆有日炙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之有中官使沐廉得其名還奏于朝適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國王者師上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五明且普召衆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水琮訥于應對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諱字何義胡僧應稍遲琮乃大聲訓解鳩大藏探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頂禮歎服辭去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鷄鳴山以爲修葺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云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上刻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卷之上古
寺未曾有

七月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烏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

上
下
有
好
者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
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
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

九月列仙傳成、上親製序文、

從
古
所
無

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
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腹心之臣、若
進此言、恐羣臣亦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于是得
監察御史弼真、昇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卽日
檢改、怙終者不赦、○頒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
學校、先是、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爲善陰騭之

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
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系
以詩，各次爲十卷。上親爲之序，旣成，編頌之。○上勅武
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
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
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至海內分
列，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戎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
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皇
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
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

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贓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問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巡按

御史黃宗載言交外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

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實蹟。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上從之。因謂行在文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